

陈莹,笔名莺歌。生肖兔,性别男;大学文化,中共党员;曾任教书匠,现为公务员。业余时间笔耕为乐,作品散见于省内外多家报刊,入选过多种文集。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出版有散文集《醉人的微笑》、《春天对秋天的致意》等,曾获济南文学奖。

## 乡村好个秋

栀子

乡里的秋天,人们都会不可思议地想象着红通通挂满枝头的柿子,裂开嘴的石榴,田野里的收获,劳动的人们,这些是构成秋天里的重要元素,除了这些元素,其实藏在秋天里还有你似曾经意的触动心弦的些许。

乡村里的秋雨比起城市更有那种绵绵的味道,静谧的大自然连续着丝丝细雨,柔柔的,密密的,像抚着柔声碎语的琴弦,又像是大自然里收获以后,大地与天穹的悄悄话,秋雨滴落在收完庄稼的土地里,把凹凸不平的土地深情地滋润浸透,入心入肺地深入土层底部,待到来年春天,以备孕育万物。秋雨不像是春雨般被人“贵如油”地看待,亦不像夏天的雷鸣闪电中的瓢泼大雨般的惊魂,秋雨仿佛在吟唱,而后又自己聆听吟唱出的心声,那是天空与大地的告白,揭开层层面纱,也看不到彼此的模样,只因相隔千万里,却滴滴都深入人心底,留下足迹,那足迹是坚实的、有力的,不要以为大地不在意就停止了脚步,雨一直下;抑或是轻盈的、柔软的,不要以为你在意,天空就停止了下雨……

乡村的秋里还有几种美丽的静变,那是各种树木由绿变黄,由黄变红,由红到叶落的静变。你走进秋天,在你的不经意间,最明显变化的是枫叶,枫叶先由绿变成微黄,由微黄渐渐变红,漫山枫叶红遍,染红了大山里的深秋。这是只有在乡村大山里独有的大地景观。变化还比较明显的是那一树金黄色的银杏叶,小扇形的树叶被秋天染成金黄色,这是最迷醉秋天的金黄,亮丽的叶子被此劲的树干默默串联成一把大伞,仰鼻而吸,涇涇中微微带苦的味道里是银杏树散发出中药的味道,站在树下,看着满地的、满树的金黄,被这清热去火的味道迷醉在深秋里,这是只有在银杏林里才能嗅到的味道。还有一种变色树叫火炬树,它的叶子长得像椿树的叶子,待到深秋,火红的叶子随风摇曳,一阵秋雨过后,火红的叶子片片飘落,点缀了秋天里的大地,零落成泥,化作动力,成为来年生命的延续……

乡村的秋里最悦动的是乡里人的日子,乡村的院落里,一摞摞的玉米驮子架在香椿树上,树下的鸡狗猫鸭在打趣说话,裹着头巾的农家小媳妇,挎着圆圆篮子,去鸡窝里捡拾鸡蛋,等到孩儿放学回家,放在灶火炉子上煮,大白鸡蛋就着香椿咸菜,喝上一碗玉米粥,孩子吃个肚儿圆。天黑下来以后,上工的爷们儿回家了,趺拉上拖鞋,闷上一壶高粱小酒,就着花生米煮黄豆做成的咸菜,滋滋地饮两口热酒,一天的疲劳烟消云散,再从上衣内口袋里掏出放工时老板发给的工钱,递给媳妇,对于乡里的男人们来说,这是生活中最有成就感的时刻,累是有的,但一壶热酒,媳妇的一碗暖汤,所有的幸福都融化在这乡村人的点滴里,谁说拥有高楼大厦、高档汽车就幸福,此时此刻乡里人的幸福指数低吗?这种小幸福是多少人羡慕的,甚至想过也难以拥有的日子。

在渐渐变凉的秋天,终于迎来了乡里人最惬意的时间,他们可以自由地支配一年中剩下的日子,不为耕种着急上火,不为收获劳累奔波,祖祖辈辈,乡里人围绕着土地过活,最原始的、传统的、古老的文明在乡村,最惦念的、割舍不断的情分在乡村,乡村里的秋天,是金黄的、火红的,乡村里的人是醇厚的、踏实的,乡村人的日子是多少人想过的。



灵岩心语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散文家的写景、记人、忆事、抒怀,推出一些名家专栏,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人文情怀、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咏长清山水之美,走笔长清街头坊间。同时,为了鼓励新人,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初中小学生的优秀作文,欢迎投稿。

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和长清区乐天中学共同赞助,感谢两单位对长清乡土地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

投稿邮箱qlwbjrcq@163.com。

# 镌刻情感

的人也少。我写得勤,见报也快,稿件一经发表,稿费随后寄来。今天3块,明天2块,一篇散文或小小说7块,写首歌连词带曲能给10块。刚上班时,我的月工资只有41.50元,隔三差五有“鸿雁”送来三块五块的“外快”,所以有底气经常约朋友喝个小酒,大方得有点儿让人“羡慕嫉妒恨”。

景东最早在万德邮电局干报刊发行员,近水楼台,读过我不少“豆腐块”。1984年他调到崮山邮电局任营业员,上任后即问投递员高平:“这边有个陈莹,你认识不?”得到肯定回答后,景东又问:“这人儿长得怎么样?”高平说:“到时候他来领稿费,见面就知道了。”

这天,我骑着自行车来到邮局,向柜台里递上几张汇款单和手戳(章)。身份证是1987年才开始实行的,之前领钱取物就以手戳为凭。景东大概一直以为“陈莹”是女性,便笑着对我说:“大哥,你替别人代领稿费,光拿本人手戳不行,还需拿你这个代领人的手戳,这是制度规定。”我一指自己的鼻尖:“本人就是陈莹!”景东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正在旁边分发报纸的高平抿嘴直笑。谜底揭开,几个弟兄因稿费结缘,从此成了好友。

当时,我们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大家的工作岗位随后几经变动,并且相继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但相互之间一直没有失掉过联系。景东比我略小几个月,喊我“莹哥”,我后来常用的笔名“莺歌”,即取此谐音。再后来,我与景东先后调到城里,同住一个小区,成了近邻。我儿子上初中时,与景东的女儿小贝又成了同学,彼此的友谊延续成两代人的缘分。

当年到邮电局,我是风华正茂的“大哥”。眼下来邮政局,我变成了年过半百的“大爷”。时隔三十余载,与我同期写作的人已经所剩无几,有的从政为官,有的经商挣钱,有的仍为生计奔劳。而我还在坚守,热情依旧,读书写作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又是怎样的一种缘分呀!

我满怀邂逅“稿费缘”的欣喜,走出邮政局网点,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一位须眉花白的老汉,在我跟前刹住了电动自行车,我很快认出这是当年经常给我送稿费的投递员老刘。他已从农村搬到大学城安置区,成了“城市居民”了。我已经二十几年没见过这位仁兄了,推算起来他早已年过花甲,但身子骨依然硬朗,满面红光。老刘身后背着二胡,车架上驮着马扎,说是刚从老年公园唱戏归来。

台湾作家林清玄说过:“作家还是比一般人幸福啊!因为留下了作品,因而保留了时光,镌刻了情感,使一切逸去的,留下了余音遗响,活色生香。”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还是有独到的幸福啊!不管你作品价值几何,保留时光长短与否,重要的是“镌刻了情感”。对我而言,稿费的送取之间,便“镌刻”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友情。

数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陌生而又熟悉的朋友》,回忆起年轻时与几位报刊编辑的文字缘。有位资深女编辑看到此文,立即在她的博客里转载,并写下这样的话:“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被有情有义的朋友惦念着,心里暖暖的。”

回想起三十多年来的“稿费缘”,我的心里也是暖暖的。是的,暖暖的!

## 换个名字吃

董从哲

好多物种有别名,甚至名字一大串儿,但说的都是一个东西。比如我们常见的向日葵,几乎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的叫法。作为温血灵长类动物,吃是我们获得能量的最重要方式,因而饕餮的人特别理直气壮,我们也不单以饕餮之徒或者饕客为名,还有尊称的美食家,也有人人可以自嘲自号的“雅称”——吃货。反正就是喜欢吃,吃货横行,吃相万千,吃势凶猛,还似乎吃出了一大通文化味儿。

不是人人都方便吃,比如荤腥大菜,一些自称吃斋的善男善女就有意避开。偶尔躲不过去了,至少要躲过去名字。要吃鸡,那就炖一锅,号曰“穿篱菜”,倘若只有鱼肉可以饱腹,不妨就酱闷一道,名之“水梭花”。这些换名吃的小狡诈,比一些不方便吃喝的官员,把茅台装进矿泉水瓶子里来得文雅多了。

所以我等有信仰却不信教无官职的草民,现在一大好处就是吃起来毫无忌讳,唯一不便的就是钱包或者胃口不大配合而已。要是钱包不阔,几乎就告别饭店酒肆,但求一饱了。比如我们父辈经历过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饥荒时期,很多人吃的都是绿色健康的树皮叶芽,地瓜面子都难得。因而一些体质差的扛不住,浑身浮肿,虽减而“肥”。同事武老先生就讲过一个例子,某人那

时候去医院看病消肿,大夫一看,不需要化验血尿,也不需要B超CT,立马开处方一张:大力丸9枚,日服三个,连服三天。我急问“大力丸”为何物?武老凄然曰:馒头也。那年头“大力丸”到手,提神醒脑,疗肠暖胃,百病皆除。如今时代不同了,我们吃货现在几乎见不到当年的大力丸,偶尔代替水饺面条客串上场一回的馒头面食,也没有了当年的淳朴模样,和那些牛奶、瓜果蔬菜们搞得不清楚,让店家弄得艳俗不堪。

作为一个热爱自然的环保人士,对一些野味有抵触。比如我常去的广东,蛇鼠(竹鼠)鸟兽,大到野猪小到虫蛹,竟然都有人吃,这种吃法造成当地很多山林,植被虽然茂盛,但林间空无一物,连鸟叫都不易闻听到,口腹之欲如此,对野生万物真是残酷。那日在山林小径间,突见旁边竖一招牌曰:螭蝶粥。这螭蝶是啥玩意儿?近前一问,竟然是我们北方所称的癞蛤蟆。将我们北方避之唯恐不及的癞蛤蟆君也充了食材,可见广东人吃得胆大。癞蛤蟆有毒,却有清热之功,湿热之地的广东人求之不得。据说广州有小店专做此粥,一时名声鹊起。入粥之前,店家先将它们四肢和头部剪除,投入清水中任其挣扎,则毒血四出,然后人即可安全享其美味了。因为当地人好吃,野生癞蛤蟆几乎绝迹,就有人开始养殖癞蛤蟆,据说不如野生的骨硬肉美。哎,乱吃之为恶自然环境的,

莫此为甚。因为乱吃,还可以带来一些意外的发现,比如济南长清当地的一些山上,竟然有野鹿生存。见到野生鹿群的村民说,这些“外来户”在山上奔跑极快,人力很难捉到。估计是养殖的肉鹿跑出来野化了。

人说世间的食材,好吃又保健上,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水里没腿的。想想也对,按照健康饮食的指导,人每周至少要吃一次鱼,保证身体的营养所需。吃海货便没有了什么保护动物之类的心理忌讳,而且大多新鲜清蒸,反而简便,无需那么多厨艺的要求。烟台人管吃饭叫“逮”饭,一看就知道人家的食材是多么的生猛。他们说,当年穷得没有办法,只好天天下海逮大螃蟹吃,吃不了还沤肥,想想简直是……但以螃蟹这些不能满口吃的海鲜来饱腹,感觉和吃瓜子压饿差不多吧?还是肉墩墩的大鱼过瘾啊!

有不少海鱼,比如鲅鱼、鲳鱼真是厚道可人:浑身都是肉,不能吃的骨头、刺儿都尽可能地少长。它们这么可爱地舍身奉承吃货,也有讨嫌之处:中间只是一根脊椎骨,连内脏都压缩得很小一点空间的美味鲳鱼,南方人曰“狗瞌睡”。这名字,简直是一幅甜美温馨的家居图:主人在桌上大啖鲳鱼肉,或许还有米酒飘香,可怜的狗儿在桌下等着主人丢点东西下来。谁知鲳鱼这厮全身肉美骨少,没有什么可抛弃的,等等啊,狗儿竟然打起了瞌睡……